

我和母亲
红线女

马鼎盛

自述

马鼎盛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马鼎盛

自述

马鼎盛 / 著

我和母亲
红线女

总策划：王 王
策划：王 王
责任编辑：王 王
封面设计：王 王
版式设计：王 王
校对：王 王
印刷：王 王
装订：王 王
发行：王 王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鼎盛自述 : 我和母亲红线女 / 马鼎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360-7322-7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马鼎盛—自传②红线女—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②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9217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杨淳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插页题字: 王 蒙
封面图片: 红线女艺术中心提供
封面设计:  水玉照文化
zyyart@163.com

书 名	马鼎盛自述: 我和母亲红线女 MA DING SHENG ZI SHU WO HE MU QIN HONG XIAN N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1 插页
字 数	303,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代序

再忆红线女

我和王昆这一辈子都在文艺圈里工作，结交了很多艺术家朋友，而红线女无疑是我和王昆在艺术界最好的朋友之一。

认识红线女是在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时候，周总理邀请一批爱国人士回国观礼，其中就有红线女。当时的红线女在香港可谓名闻遐迩，名噪一时。而且还曾经参加抗美援朝粤剧大集会义演，筹款10万元为志愿军买枪炮。周总理对红线女、马师曾的回归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且非常关心。当时我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周总理专门指示我，要好好接待她。

王昆是通过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介绍认识的红线女。他说，红线女的观众有很多啊（那时候还没有“粉丝”一词），跟她上街，广州街上的老百姓争相围观，挤得掉了一地的鞋，我这个省委书记反而没人理会。王昆，你看，红线女和马师曾回来，对我们国家文化建设、团结东南亚的华侨及群众是有很大好处的。

1955年，红线女正式回到祖国大陆，于是，我的任务也

继续下去，按照总理的要求，切实关照好红线女的生活和工作。

慢慢地，我们不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生活里，也成了私交极好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由于红线女在广州工作繁忙，她的两个孩子马鼎盛和马淑明先后都在北京念书，住在我们家里。开家长会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这两个代理家长出席。两个孩子也把我和王昆当成他们的至亲，有时候反而跟我们的关系还更亲密些。所以，红线女也一直跟着孩子一起叫我们周叔叔、王阿姨。

马淑明跟我和王昆早夭的女儿同年，我的大儿子周七月比红虹小一点，两个孩子曾经为了砸开核桃的不同方法拌嘴，一会儿又和好如初，特别有意思。马鼎盛到北京读书时才8岁，和周七月是北京育才小学的同学。我们还去给他开过家长会。“文化大革命”时期，马鼎盛上山下乡当知青，后到广东韶关当工人，1974年放探亲假回北京照例住在我们家。马鼎盛常常一钻到我们的书房里就不肯出来，翻看的几乎都是《朱可夫回忆录》和《第三帝国兴亡史》这些关于历史和军事的书籍。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我带他去绒线胡同甲7号内部书店买书，他选购了《红楼梦》脂批甲辰本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我们是经历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欣慰地看到马鼎盛现在成为有名的军事评论家，今天我们都喜欢看鼎盛的军事评论节目，我送他一套《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鼎盛回赠我们《居安思危》的著作，他常来北京探望我们，还是喜欢吃北方的家常面食。我们见了面常常打趣地说：“你可是从我们家书房里走出去的军事评论家哟！”每每这时，马鼎盛总是笑着点头称：“是的，是的！我买《红楼梦》影印本还借了您10块钱呢。”这孩子，他仿佛又回到了在我们家住的那些时光。

红线女也是我二儿子周八月的干妈，当时八月有两个干妈，一个叫胖干妈，还有一个瘦干妈就是红线女。

红线女每次到北京开会，常常是她在广州人马未动，北京这里

已经粮草先行，阵仗很大——她用不惯酒店的床单被褥，在我家专门另留有一套生活行头。每每她要来开会，一个电话过来，家里的阿姨就知道把红阿姨的专用被褥洗净晾晒好，让司机提前送到酒店。她在广州生活习惯了每天喝汤，北京干燥，汤更是不能少的。我家里的阿姨都知道，红阿姨的汤是必须小火煮五六个小时的。那时候家里还是用煤气罐，几乎是两天换一罐煤气，有时候一天一罐，因此，阿姨总会提前备好备用的煤气罐。红线女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到北京来开会，不管住的酒店多么高级，条件多么好，她一定要自己带上两个冲凉的塑料桶，因此，“麻烦阿姨”在我家成为红线女的昵称，她自己也称自己是“麻烦阿姨”。

其实这个麻烦阿姨还真有不怕麻烦的时候。2006年，我因为生病住院了很久，一度身体很不好，红线女千里迢迢从广州飞来，别的什么也没有，连行李都没带，就坐着飞机两手捧着一罐汤来京，在病房里小坐了一会儿又飞回广州去了。当时她也80出头了，飞来飞去就送来了一罐汤，她说这是“千里送鹅毛”，我们全家都特别感动。

红线女曾经说：“我历来坚信，戏剧创作离不开真善美。凡是观众喝彩、拥护的戏，必然是演员所演的角色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是爱是憎，都会给观众有力的感动。角色没有生命，单凭唱功与做手来获致共鸣是不可能的。”

的确，她是一个爱美的人，每次演出前，她总是用很长时间化妆，生活里穿戴也很讲究。认识她这么多年，似乎没有见过她不盛装的时候，她呈现给人的，总是美的。2000年夏天，她住的华侨新村遭到打劫，她被歹徒所伤，住院治疗。我到广州看望她，病榻旁看到的居然是她的大幅剧照，映得整个病房流光溢彩的样子。那次王昆因为别的事情没有去广州，便亲笔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到病房念给她听，我念完了，她很高兴。示意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刚拍的剧照小样，从中选了一张让我带给王昆，表示她很好，请王阿姨放心。

她是一个特别求真的人，在艺术上的追求一直让人感佩。她和王昆同年，又都是表演艺术家，所以两个人十分谈得来，见面就切磋，相互学习，你唱我听，然后分析唱得怎么样，就这样互相交流。京剧她学程派，1957年，程砚秋先生作为评委和她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那时候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要坐八天的火车，红线女每天起床吃了早餐后，就去程先生的铺位，坐在那里向他学，听他教。而多年以后，她又收程派传人张火丁为徒，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她。并且在张火丁专场的时候，专门为她量身定做，将自己粤剧《祥林嫂》里一折改编成《绝路问苍天》，并从广州飞来北京为她助阵。

她在艺术上求真，感情生活也一样。一直以来，她的家庭生活是我和王昆所关心的，她在舞台上风光无限，明艳照人，但家庭生活似乎始终不那么如意。真正熟悉、了解她的朋友都知道，固然她外表看起来好强、清高、不好接近，但私底下是一个感情十分真挚的人，对人是真诚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在一段情感里煎熬得很厉害，无以倾诉，十分苦闷，只好在电话里跟我们倾吐。北京广州相隔千里，大家工作都非常繁忙，没有办法专门跑到广州去开解她，我和王昆只好轮番在电话里做她的思想工作，直到有一天，我们在电话里发现她的情绪不对，十分低落，后来又电话联系不上，最后没有办法，直接联系了广州市的有关同志帮忙找她，最后在珠江边找到了徘徊一晚的她。她对人的真心付出，由此可见一斑。

1998年，她从艺60周年，我和王昆专门飞去广州，为她祝贺。庆贺会上同时举行了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典礼。这些年来，红线女也依靠着这个艺术中心切实地为粤剧做了很多实事，她热爱舞台热爱粤剧，为了粤剧可以生死相许，听说她去世的当天本来还安排了晚上的演出。前些年，只要有粤剧来演出，她总会亲自上台，或清唱一段，或讲几句，哪怕是只言片语，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对粤剧事

业的挚爱和奉献。而每次她来，只要我和王昆身体允许，也都会到现场出席，为她加油鼓劲。

红线女之所以形成自己的红腔、红派，不仅是因为她戏曲演出的剧目、演出的实践特别多，还因为她的演出有创新，不落窠臼。她转益多师，吸收各种艺术养分，在学习上特别刻苦，在艺术的追求上，始终求真求实。

今年是2014年，从1954年认识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60年一个甲子，我们这样珍贵而纯洁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还多，想来实在是令人唏嘘感慨。到我们这个年纪，就自然规律而言，身边的好朋友是越来越少了，但去年冬天，红线女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和王昆都不敢相信，十分悲痛，毕竟那之前不久我们还在北京见过面，她还和王昆相约吃饭……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慰我说，红线女这样突然离去，也算是一种幸运，至少没受什么病痛的折磨，至少留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美……话虽如此，但是我和王昆都觉得如果可以，我们宁愿她不是幸运的，那样至少不会那么突然地离开，至少我们还能多见几面……

惊悉红线女去世时，我已经98岁，医生严禁我出院；老伴王昆年近90，以轮椅代步。我们再三叮嘱鼎盛代我们送老朋友红线女一程。看到鼎盛在追忆会上说“母亲红线女与祖国荣辱与共，善始善终”，道出了我们的心声。红线女的葬礼，因为年事已高，我们没能到广州再送一程。今年知道马鼎盛要出一本有关红线女纪念的书，我和王昆想起与她相处这些年的点滴，病榻中仓促成文，权作纪念。

周巍峙（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代部长）口述
王昆（周巍峙夫人，著名歌唱家，延安时期第一个“白毛女”）执笔

2014年7月23日于北京



· 目 录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我的童年

一行热泪一路歌 / 3

父亲讲故事 / 7

香港盛仔上北京 / 12

北京真好玩 / 18

东四六条胡同 / 24

掌声响起来 / 28

我的小学班主任庞淑芬老师 / 33

北京麻雀灭九族 / 37

鲜血淋漓的舌头 / 44

20 世纪 60 年代：我的父亲母亲

- 妈妈，你不要结婚 / 53
- 父母婚事 / 60
- 父亲和他的母亲 / 64
- 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 / 72
- 一块白面火烧 / 75
- 我给周总理说相声 / 79
- 总理记得马尾云 / 83
- 与母亲在颐和园 / 90
- 这封“南方来信”是我写的 / 93
- 我遗精了，有什么新鲜的 / 99
- 父亲马师曾给我的遗产 / 104
- 排球狂热势不可挡 / 110
- 初 夜 / 117
- 染血的矛头 / 124
- 锡林郭勒大草原 / 130
- 一只破塑料鞋 / 137
- 十二年京华梦未醒 / 143
- 长安斗牛士 / 149
- 粉墨生涯 / 153

20 世纪 70 年代：知青岁月

- 战备粮、小三线 / 159
- 痛说革命厂史 / 166
- 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 171

- 工 伤 / 174
- 谢师宴 / 178
- 在韶关建设共产主义 / 183
- 帮妈妈抄大字报 / 189
- 从海洋岛到法卡山 / 192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军事评论员

- 游戏和工作 / 203
- 母子间的文字交流 / 207
- 母亲肯定我自力更生 / 211
- 香港才子名嘴 / 214
- 台湾海峡危机红了个马鼎盛 / 220
- 外婆谭银彩 / 226
-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233
- 让母亲笑出眼泪 / 236
- 两次胃出血 / 242

21 世纪：为了告别的聚会

- 学习父亲马师曾爱国为民 / 247
- 我是怎样当上军事评论员的 / 250
- 不辞长作凤凰人 / 257
- 我的游泳生活 / 264
- 母子访谈录 / 267
- 作为政协委员关注南海主权 / 275
- 在亚洲电视台讲军事 / 286

第三次拥抱母亲 / 292

母亲红线女 86 大寿 / 296

我登台逗哭寿星红线女 / 300

母亲突然离世了 / 305

代跋 红线女永垂不朽——马鼎盛采访王蒙摘要 / 311

马鼎盛采访王蒙摘要：升平盛世八五折 05

005 1.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2.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3.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4.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5.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6.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7.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8.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9. 升平盛世八五折

马鼎盛采访王蒙摘要：升平盛世八五折 05

005 10.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11.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12.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13.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14.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15. 升平盛世八五折

005 16. 升平盛世八五折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我的童年



一行热泪一路歌

我从小就喜欢歌。最早听到的歌，是老祖母唱的无名的“古风”。她是民国初年广州市第一批女性校长之一。她教国文，不知是否教过唱歌。在香港跑马地我们家中，她很少跨出房门，70多岁，头发完全雪白，却梳得非常整齐。说话不多，哼起歌来的场面，我也就听到那么一次。是50年前的除夕吧，她老人家心情极佳，在父亲一再凑趣之下，轻轻唱起“北斗星高，单于遁逃，云旗沙场飘飘”。像刘邦的《大风歌》，仅仅三句，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1961年，祖母去世，我远在北京，收到家信后，马上想起她唱歌的情景，“阿嫲（广东话：祖母）唱得真动情”。我不由自主哼起来，一遍又一遍，唱到嗓子发哽、发甜。

父亲有时在家也排戏，大厅有两丈宽、三丈多长，两扇门关得紧紧的，高亢的戏文还是声声入耳：“男儿为国家，齐心要卫国。为国，为国，为国家谋自振，应该要枪不怕不退后才可自振。去啦，去啦，为国家谋自振，望人哋咪侵犯，都应该决心共佢相争，共佢相争，誓死誓死我哋难以被他侵！”那时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有八九年了，父亲唱将起来，依旧斩钉截铁。后来才知道，因为支持抗美援朝，父母回广州义演，捐献了战斗机，返港后被当局传讯。更难受的，是戏行中人落井下石。难怪老爹唱得七情上面，我在大厅外都听得热血满腔直往上涌。

我从3岁起读“培英”幼稚园，几年来也学了不少英文歌，可惜，生日歌、圣诞歌之类的硬是没多少印象，可能当时只顾吃好东西了。

回内地念书，在广州那一两年，有些歌曲并不出色，却记得很牢。“老黄牛啊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干起活儿来顶呱呱，嘿，我们一家大小都爱它。”



小时候我与母亲的合照



母亲去日本工作时寄回的照片，十年浩劫几乎失落

六七岁的孩子，城里生城里长，谁知道什么是“土改”？老黄牛为什么从谁家走到“我家”呢？这首儿歌的问号，多年后才解开。

在中苏友好的岁月里，《莫斯科北京》非常热门：“中苏两国是友好兄弟”，这第一句全是低音，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两大民族友谊团结紧”，这句有起有伏了；“淳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勤劳的人民携手向前进”，两句步步高；“斯大林和毛泽东带领我们……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一句比一句翻得高，有多大劲头也唱出来了。

到了北京上学，好些歌都和军事有关，当年打仗的电影，插曲也带火药味，最唱得热火的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为领土完整，为保护和平，北京城发出了庄严号召，听全国人民的钢铁誓言，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祖国的领土谁也不准侵犯，我们强大的队伍谁也不能阻挡。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峡，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台——湾！”最后一句拔高八度，极有气势。

其实，类似的解放军歌曲车载斗

量,我偏偏对这首军歌情有独钟的理由很简单:“北京城发出庄严号召”这一句,只有京城居民才感觉得到那种独有的自豪感。“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首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唱红了十多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最高指示,虽然晚了几年,但全国上下整军经武的风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停过的大潮流。千百年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民俗,扫除得不见踪影。

一首歌的力量,有时足以激励一个时代。那么,一组歌呢?大型革命历史歌舞剧《东方红》,风靡万里神州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曲《江河水》本是二胡独奏,被极巧妙地编成“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之前奏,“惊醒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联合工农去进攻。红旗一举天地明,铁锤一举山河动,中国诞生共产党,燎原星火满天红”。此后数十年,党的历史亦是军队的历史。今天的青年可能感到奇怪,我们那一代人怎会那么熟悉党史、军史?谁要是能把《东方红》的歌都唱出来,一部中共战争史也就差不多通了。从初中到高中,同学们对《东方红》里的歌,做梦也唱得出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井冈山,你首创革命根据地,工农掌权好威风;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红军是你亲手创,战略是你亲手定,革命战士怀念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袖与统帅的地位,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已经确立,解放后的新一代,在革命歌曲的熏陶下,继往开来。

每天上六节课,外加三节自习,一周才一节音乐课,未免太少。终于盼到不用上课、天天唱歌的日子。不过,最高音量的那首歌,不少同学没资格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人民江山万代红。”当年最吃香的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其中以烈士亲属更受尊敬。一般工人、贫雇农出身,也算老子英雄儿好汉。我父母是臭老九、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幸好家不在北京,没人动我这个浑身破衣烂鞋的广州仔,没人留意我的香港身世。还是北京人海量,见过世面,至少要找个别部长、副总理级别的“牛鬼蛇神”开批判会才过瘾。斗马师曾、红线女的狗崽子?